鑑止水齋集

鑑止水齋集卷十

德清許宗彥

書

上阮雲臺師書

伏讀浙江圖考據班志以釋禹貢精確不刊自來紛如聚訟解經則依文傳義志地則徇俗立名皆闇於形勢變遷以今測古强爲之說耳惟圖攷中所云南江故道似在漢時即已湮塞歷考史傳三國東晉六朝其間兵事凡自吳至會自會至吳必曰渡浙江從未有以舟師入東中者宋書孔覬傳吳喜討覬使劉亮由鹽官海渡直指同浦壽寂之濟自漁浦邪趨永

興喜自柳浦渡趣西陵並與今水地相合若分江故道尚存則喜必分舟師自臨平趨浙江矣唐末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云云史特檃括其詞非謂舟師自湖州徑達柳浦也論衡書虛篇云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仲任蓋據其時所見言之是仲任已不知有分江水道矣漢順帝永建中分會稽郡以浙江西爲吳以東爲會稽後世言浙東浙西實始于此其所分之縣亦據今錢唐江爲界求之漢末江至餘姚入海之道絕無可據則湮廢久矣

似不待唐時築海塘而其流始絕也水經注引錢塘記有防海大隄三國時所築元和郡縣志謂史記言秦始皇至錢塘是海塘亦自昔有之矣川流遷改千餘年以前故蹟不復可見而禹貢三江則證之內外傳吳越春秋越絕等書斷以班志所說爲定宗彥檮昧之見嘗疑分江水爲南江所分非其正流說具別紙就正

答丁子復書

前奉大教繇在德清未能即復近始回省少暇展讀尊製何其思清而筆健也潞水客譚論固絕妙但施

之於事容未必然徐君亦但言其利而未知地勢有不同塗泥之與沙礫其性各異東南所習見者不足行之西北往時元人極講水利齊郭諸君盡其測量之巧然自元及明初不聞收其利而罷轉運也果其有利北人雖惰生計所在豈不知踵而行之然則元史所云不可盡信矣諺云耕當問奴孔子云吾不如老農西北爲農者不少矣夫豈不樂飽煖而甘飢餓哉自漢唐以來緣邊餽運不勝煩擾苟可興水利罷轉輸前人行之久矣頃年朗太司寇爲直督力勸民開溝洫旣刊示徧諭復造爲歌謠使人傳誦以相勸

勉然卒無能裨益于民徒多事耳大抵儒者經濟之學往往閉戸自思以爲獨得井耕田鑿井之事亦疑蚩蚩者未知其妙而已獨知之其言娓娓可聽不行則以爲任事者之咎議論若此多矣原書奉還面晤再陳

竊思西北水利所以難興者東南乃塗泥水勢易瀦西北土雜沙性水易滲加以塵埃蓬勃溝洫不能長流在旱時旣不能瀦則水盛時田畔無水道因有浸溺之患此相因而致者卽以都城外廂言之百官所居又有街道廳司其事然一遇雨水卽滿街橫流倒

灌屋宇之內迄未有能設法以便人者卽田野可知矣

與孫與人孝廉書

弟子職乃古小學之僅存者足下作注以表章之甚善然中有可商者數條輒陳大雅裁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席蓋請業之席後至者席不能容前坐者已受業起而讓之今屬之後至者則後至者且未得坐何言起乎周還而貳唯嗛之視上言執挾匕則貳飯非貳酒也杜子春注酒正引以證貳字之義耳本文自當主進食言之坐執而立蓋與辭時置箕於地故

復坐而執之旣執而立遂出弃之今以爲坐所執之箕而旁立則下云遂出弃之不相貫矣是協是稽協字當訓合凡拚之道必合于此耳居句如矩居句讀如考工記磬氏倨句一矩有半訓居爲處非也執燭之法兩燭相錯一橫一直其未然者橫執之上云錯總之法橫于坐所是也其然者直而向下故下云然者處下是也居句如矩統言兩燭錯總之形蒸間容蒸專指兩燭相錯之處其相錯之處或不能固故有墮者則更之捧椀以爲緒者爾雅緒繼也然者向下繼之以椀則燼脫落椀中右手正櫛當依此作正櫃

弓注作折傳寫之誤楖非可以手折者正楖則自其端正之使注於椀中不旁落耳此一節論執燭之法宛如繪畫高見以爲然否一貫論并奉還釋貫字引說文甚詳一字少畧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說文開卷語也洪君夏小正注辨晰皆有根據論昏旦星最核惟以大舍采爲天子大采則舍字何義且大胥中士也入學舍采似未可不如仍舊說爲妥釋經固不必以異于前人爲勝也

答朱雍瞻書

宗彥白雍瞻先生足下得惠書撝挹過甚勤勤款款

若以僕爲有一得之愚而慮已以取之者以足下年
者學富而求益不已如此僕雖甚無知且勉竭其辭
以進足下所欲求精者時俗宅兆之學也古葬師家
率以五姓五音相配姓者生也生命所屬卽太史公
書所云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太元所云甲己九
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以六十甲子紀六十
律而已樂緯託之孔子曰一言得土曰宮三言得火
曰徵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
則以十二辰屬乾坤六子各自其納甲數之又一說
也若柳角趙宮之談既不知姓之爲生又不悟氏之

非姓郢書燕說不足言矣宗彥于此學從未研究友人有好言之者或自詡受厲伯韶之眞傳或詫爲通[illegible]講生之祕旨聽其言若可曉然終無所得于心竊意地體渾圓與天相應亦當有南北兩極以爲之柢黃赤二道以爲之絡前人謂發源崑崙分三支入海但就中土而論未必得地之全形人與天地同體天有三百六十五度人有三百六十五絡地亦當有三百六十五穴天之四序生寒暑溫涼人之五臟是生皮骨血肉地之四方豈獨無所分屬天之運紀于宿度人之息候于經脈地之氣竅于山川其陰陽微著

往來盈縮亦必隨時不同因方有異而術家未嘗言之凡此大端不能無疑況其細乎今術家所斷斷者元運巒頭兩說耳夫元運乃天地之氣化巒頭則山水之脈絡與葬皆無關也惟好學者平心察之耳足下因宅兆而及選擇欲從事于推步夫術所推者日月五星經緯躔度紀之以算測之以儀器求合于天而已史家律術天文五行各爲一志示不相雜也其于占驗尚不之及何有于選擇今臺官七政書出西士所算而時憲詳于選日一用舊法兩者固自有分明洪武初吳伯宗所譯回回書乃以七政三角照度

定時日吉凶

國朝薛儀甫袁惠子張兩湖皆有書發明之世亦頗有能用其術者昔漢武帝問某日可取婦乎陰陽家曰可五行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文家曰小吉堪輿家曰大吉其說可謂煩而亂矣古者聖人制禮宅兆時日一決之以卜筮豈其智不若後之術師日者哉天有自然之運地有自然之理皆以無心成其自然聖人虛其心以聽鬼神而不敢少參私智于其間此則聖人之所以合乎天地也後人徒見已然之迹似若有法可循遂欲

以之立說亦不揣其本矣古書惟技術家傳者益寡漢志所載今悉不存梁隋所有百不得一焉唐宋所有十不得一焉蓋槩之而無實習之而不效遂莫之傳耳或以爲神靈所祕則亦惑矣今足下夙習其學而顧問及于不知之人倘亦有不安于俗說者耶來書未舉其目無由循問置答率臆言之不覺泛濫更望足下之教之也

倒杖法受氣有腰耳之不同各分左右又有氣衝腦散之禁是以氣爲從前後左右來也及營兆以灰土堅築四周獨虛其下以受氣是又以氣爲從

下來也葬乘生氣此氣已莫定其從何而至其餘更不足辨矣

與梁諫菴先生書

昨大兄譚及尊著呂子校補中言古不聞禡旗李君駁之以偃伯靈臺證古有祭旗禮宗彥謂李說非是會他客來不及竟其語薄暮客散輒條經注舊說附以管見質諸高明案詩皇矣篇云是類是禡傳曰於野曰禡吉日篇云既伯既禱傳伯馬祖也爾雅釋祭名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周禮肆師職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後鄭云貉師祭也

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甸祝職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引詩是類是禡以爾雅師祭釋之甸祝職又云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杜子春曰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獵禱多獲禽引詩既伯既禱以爾雅馬祭釋之大司馬職有司表貉誓民後鄭云表貉立表而貉祭也先鄭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禡於所征之地說文禡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禡周禮禡於

所征之地禂禱牲馬祭也詩既禡既禂應劭注漢書云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以上經傳注家之言如此宗彥則謂禡貉伯古字通用貉讀如百謂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與伯音義竝同禮貉亦或爲禡鄭杜所言可證詩伯亦或爲禡祭酒所引可證爾雅師祭釋禡字馬祭乃釋禱字與說文同毛傳承其文而誤以伯爲馬祖疑傳中伯字本是禱字正義訓伯爲長謂馬祖爲長未免望文立說應氏以禡从馬比而同之亦屬附會由不審禡伯貉本一字而表貉禂牲自兩事耳要之師行及大田獵必

立表于其地因而祭之卽以表主其神司馬法所云偃伯靈臺乃偃所立之表于靈臺示民休息也章懷注馬融傳云伯謂師節也唐褚寔偃伯靈臺賦亦云伯師節也蓋後世表貉禮廢漢高祀蚩尤于沛廷已失在野之制其後師行進退惟視帥臣之節故章懷就所見言之非古義矣若以伯爲祭旗實未之前聞李君之言蓋誤以後世禡牙禮爲古禮耳乞引而敎之幸甚

周禮表貉在田獵之所王制言禡于所征之地則禡祭之神當以祭酒說爲是如鄭說祭始造軍法

者則當以出征之日祭之如祭先行然不當在所征之地矣且蚩尤古庶人之貪暴者聖王誅絕之不暇安有從而祭之之理漢承猥秦之俗不足據以釋禮也

答徐新田先生書

讀尊著禘祫辨謂周以文武爲祖后稷爲祖之所自出鄙意竊所未安小記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四廟者高祖以下由高祖而上則遷矣故遷廟曰祧卽下文所云五世而遷之宗也祖者始祖卽下文所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蓋百世

不遷之宗也別子爲祖康成雖以諸侯庶子禘之然帝王庶子封爲諸侯諸侯不得祖天子則自爲始封之祖卽別子爲祖之義夫禘禮定於周初其時文武方在四廟中安得越太王王季而上配后稷將共王而上不得有禘并不得有祖歟且以始有天下之君爲祖則如成湯之身有天下者其將無所祖歟夫禘以帝爲義三代始祖皆諸侯而所自出則皆帝也禘也者追享其祖所自出之帝耳所自出也者言得姓之所自出左傳東郭偃謂崔杼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桓臣出自丁此出字之詁也有虞氏得姓始于嚳

嚳所自出則黃帝故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得姓始于鯀鯀所自出亦黃帝故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得姓始於冥冥所自出則嚳故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得姓始於稷稷所自出亦嚳故周人禘嚳而郊稷大抵郊則配以得姓受氏之祖禘則祭其祖所自出之帝祖所自出不必父子相承要必有大功德者然後賜姓爲祖而推祖所自出則皆出於帝而已至行禘之時劉歆引外傳謂大禘則終王最爲精確爾雅釋禘爲大祭祭固莫有大於禘者由得姓之祖追祭所生禮意精遠雖曠年猶嫌其瀆故惟于

一王易世三年喪畢乃一舉行蓋繼體之君雖曰守成其膺眷命也與開創之君無異故一代受命則制禘一王受命則行禘既以新主合祭告前王治天下之終郎以嗣君見廟告今王有天下之始所以示統承上古臨馭元元之本其時羣廟之主皆升有功之臣皆享遠方荒服皆來典盛禮隆至精至大故夫子謂知是禮者于治天下無難也自鄭氏過信讖緯以祖所由生爲天帝而又誤分大禘吉禘爲二然漢以前之舊說間有存者五經異義載左氏說云歳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叔重申之云終者謂孝子

三年喪終則禘于大廟以致新死者也案此卽劉氏所謂大禘終王也及郊宗者卽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爲易世卽位之大典也石室者毀主所藏至是皆徧祭也更以長發之詩攷之首章云帝立子生商帝者嚳也子者契也言有娀方爲帝之內助帝立其子爲諸侯爲商家受命之原故禘嚳而以契配也其次章曰相土烈烈言元王以下皆有功德宜升食也三章云帝命不違又云帝命式于九圍言湯有天下本于契實本于嚳之命也四五六章言荒服皆以終禘來王而陳武功以震動之也末章曰實惟阿衡言功

臣從享也若周頌雝詩止言文武則明堂宗祖之祭以配五帝故亦曰禘猶圜邱以嚳配天亦稱爲禘耳春秋紀魯禘左氏說云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此則魯以周公配文王正與周以后稷配嚳一例周公所自出爲文王則后稷所自出不當爲靈威仰矣至吉禘之文公羊穀梁皆言吉者不吉者也由三年之喪未畢不當禘而禘故書吉以示譏非大禘之外又有吉禘也敢質所見更引而教之

寄答陳恭甫同年書

立春日奉到手教惠讀大著五經異義疏證何其閎深而博達也其有功前儒嘉惠來學豈俟宗彥贊頌哉頗怪祭酒司農皆名重當時而司農箋注立學垂千載如此此書及鄭志乃至湮滅不傳待後人綴拾抑又何耶來教諄諄勵其駑鈍自非相愛之至安肯爲此言區區鄙懷敢不悉陳之左右來教謂學莫大乎經術文章宗彥以爲經誼之大者十數事前入聚訟數千年未了今日豈復能了之就令自謂能了亦萬不能見信當時取必後世如僅僅校勘文字同異譌脫或依傍小學辨析訓詁形聲又或綴拾零殘經說

所得蓋小私心誠不欲爲之至文章關乎時代一代有一代之體裁漢魏不能爲周秦唐宋不能爲漢魏此天地自然之運或乃好高務異輕近而慕遠及覩其所爲筆力尚遠不逮有明作者宗彥又竊以爲非夫人之爲學求已心之所安而已不求諸心而逐世之所尚非善學者也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欲伸已之所見使人同已愈不可也方今篤志篇籍埋首故紙者海內不過數十人其人好尚不同各就其性之所近不必一轍也宗彥竊自惟生平思過于學而學又屢變二十以前專務詞章二十以後始知

經學爲之有年乃悟三代去今久遠書籍散亡典章制度誠有不可考實者自西漢之儒已不免望文爲說況又二千載下乎昔孔子學三代之禮其去夏殷遠者千餘年近才數百年而已嘆文獻不足無以徵其言至軒農唐虞之禮孔子固未嘗言且未嘗學也則使孔子生於今世其所學者不過由明溯宋而止耳當不遠追三代爲無徵之言而施諸當世無一可用也若夫道之精者章于天地明于日月得乎人心之所同然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而聖人有所不能盡充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之心以復仁義禮智之性而

已後儒稍稍得其緒餘以淑身淑世者不可勝數宗彥竊有志于此或少有所會便不慮度此生然習非日久嗜好靡雜恐終無所成就君子於其所不能行者弗之言今乃靦然陳諸知巳之前不勝慚汗望閣下撝護之勿語他人以增其狂謬之咎幸甚幸甚

與王穀塍先生書

日前報謁並呈拙箸一卷未得面領教益爲恨昨先生詢以樂事宗彥夙未經心懞然不知所對先生謂孟子云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乃終其條理非條理之終宗彥反覆思之竊謂古大成之樂恒繼之以舞

樂之終乃舞之始擊磬以振動之而樂中之衆聲悉隨磬而止故曰終條理也左傳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季札觀周樂歌雅頌後即及舞天子祭禮已亡然記有云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亦奏頌後繼之以舞則舞在樂後爲時少晏故簡兮之詩曰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舜典言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夔繼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益稷言合止柷敔樂畢矣笙鏞以間間者樂與舞相接之頃磬在東方曰笙在西方曰鏞鳥獸蹌蹌鳳凰來儀則舞矣夔言擊石拊石當即笙鏞商頌依我磬聲下即言庸鼓有斁萬

舞有奕是亦樂與舞相接而磬在其間磬必在縣堂上無縣不得有磬分玉磬在堂上石磬在堂下者殆未然也磬聲最清而尊故樂之始雖以金而必以鳴球先之舞之始雖戒以鼓而先擊磬以示振在舞爲始者在樂爲終其終詘然此之謂也鳳凰百獸皆韶舞中所有以象德及庶類以爲刻諸簨簴者於義無取以爲德化所致則鳳凰或覽輝而下百獸奚由至哉樂經散亡前漢大儒已不免隨文演說欲求其可信固難也先生既引其端乞不棄愚陋而終敎之幸甚

鑑止水齋集卷十一

德淸許宗彥

序跋　書後

悔菴文鈔序

表弟嚴子九能生一歲誦詩作徑尺字不敎而能十齡于屏風上爲四體書擅是藝者莫能及四方號曰嚴氏奇童比長治經史務實學其爲諸生見知于先師朱文正公江以南鄉先生有學者聞其名咸折輩行引以爲友余與九能爲內外昆弟余侍先大夫嶺外歸始見九能談論竟日夜九能才辨犀利每杜余口不得出余甚怖之是時九能已刻厲爲古文薄舉

子業不欲爲則絕意進取世遂無以知九能而九能亦不樂爲人知視富貴泊如也故居歸安石冢村意有所忿舍而徙德淸獨與其妻居頗纍傾不自怡又所識老成半凋謝無出游之樂則益鍵戶肆力于文嘉慶辛未六月裒其文八卷貽書余曰子庶幾能爲我序之又曰凡文之作將以明道濟世吾于二者皆微之奚文爲既好之又業之不忍爇之散之子愼毋譽我余于九能文不多見今乃得先他人盡讀之竊私自喜顧受性憒闇于文尤拙實無以測九能之所至焉然九能之以明道濟世二者自歉則余以爲毋

庸也夫爲文者孰不曰我以明道乎哉其果有明耶否耶士不得聖人爲之師而又蔽于數千載是非交錯同異雜糅之說非有十倍往古之才智者固無由知道之所在而明之矣若濟世之文又有難焉伏居一室未嘗聽睹當世事以審俗知弊酌古今之得失凡行政難易輕重緩急人情所畏所安財用之盈絀事可成與否槩茀曉而徒捜索故籍爲迂遠難行之論則不如其已也且夫道非言所可明而言有時足以明道世非言所可濟而言有時足以濟世作者或不自知而後世讀者乃獨得之意表還以歸功于其

人之言者往往有之則九能之文又烏知不爲明道濟世之文也耶

爾雅匡名序

外弟嚴子九能熟於爾雅作爲匡名八卷旁羅異文軼訓鉤稽而疏證之微獨邢昺有不逮抑亦可以爲著作之功臣矣夫爾雅與六書相經緯六書者造字之例源於上古經也爾雅者辨言之書肇於有周緯也書契之興取凡民所恒言者而形之文有此字之用乃制此字之文文成而義見本無待於詁訓也三代以還文勝其質方音流變學士增潤字之義或

不盡如其文則非詁訓弗能明矣爾雅之作薈稡羣言歸之近正使考古無所惑臨文有所守故曰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若夫六書爲制字之綱領帝王改易字體必依此六者爲法仰觀俯察近取遠取指事象形居其最先形聲會意轉注必合兩文以成之文居其次而猶有不能虛造者則假借以濟其窮象形形聲之字最多故家祭酒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也祭酒於指事象形會意假借皆明言之獨形聲轉注無專指之字非畧之也蓋所謂某聲者即形聲所謂凡某之屬皆从某者即轉注最

戴吉士以考老二字互相訓因推爾雅詁訓爲轉注宗彥竊不以爲然爾雅如初哉首基十餘名雖皆訓始然各有所从之部非以始爲建首又初哉諸字各有本義各自其所从之部首而生亦不受意于始其不可爲轉注明矣段大令懋堂今之精六書者也序九能書申戴氏之說而又言說文與爾雅詁訓有不能同者由六書之有假借也經典字多假借而爾雅仍之宗彥則謂假借者本無其字今如初哉首基之訓始非本無始字而假初哉諸字以當之也段又云說文解字無假借若然則說文止五書無六書矣說

文韋字解云借以爲皮韋字安得謂說文無假借也特不若段所說耳六書假借主于形體唐人有請改六書表云假借者謂本無其字假用音者也遂請凡所假音並加新字可知假借與詁訓無涉矣典謨雅頌修辭致飾必異恒言沿及後來新奇日出銑溪虬戸又豈可以六書之假借蔽之哉依大令言爾雅之字爲假借而義爲轉注是假借非轉注不明合二者爲一而于二者之本旨胥失之矣宗彥愚昧不敢雷同阿附輒疏所見以告九能其有以敎我也

五行大義序

唐志蕭吉五行記五卷宋志蕭吉五行大義五卷藏書家均未著錄近日本國人刻佚存叢書此書在焉用活字印行多誤舛宗彥校其可知者改定數十字餘仍其舊俟知者而別梓之敘曰五行理數綜貫萬事成於五位之合敘于九疇之首上世聖人明微洞幽通其情類達於變化體而行之播令四時象法百度循其理則品物乂逆其節而政教乖德運終始恒由此推後人智識短淺昧於陰陽相感應休咎類召自然之大法百姓日用而不知動失厥序然黃神遺言易範宏恉學者猶知寶重西漢董劉畢力研究本

以傳成經誼匡救時政爲世大儒降及胜李之徒猶
能引其枝條億則屢中宅雜而後浸無聞焉古籍湮
晦傳授廢絕漢藝文志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
卷今其存者無一焉小數之士飲流忘源用瑣委雜
說相師述參以譎怪彌亂本眞攷諸古破碎而不可
通驗諸事違失不一當乃務多其辭論詭其指歸飾
己兜物徇利乖道大雅屏而勿道宜也觀吉之書文
樸義質徵事咸有條理祕文墜簡多世希覯推五行
之數合諸辰日音律性情年命曲而不枝約而不僻
雖其鱻涉肆涯未足究神祕探奧賾融暢於太道以

視術家所誦習則倜然遠矣豈可以傳世無緒來自遠方而忽之哉同年孫觀察淵如尤好斯學必以是書爲可喜儻遂抉摘沈隱補綴闕遺廓而充之務合乎六經之旨則蕭氏所望於來哲者將在於是嘉慶九年三月許宗彥敘錄

詁經精舍文集序

吾浙夙稱人文淵藪當
國初時若黃太冲胡渭生萬充宗之於經萬季埜吳志伊之於史袁惠子徐敬可之於算張繡虎朱錫鬯姜西溟查悔餘之於詩古文竝流美方來希風曩喆

繼之者全謝山吳中林杭堇浦諸先生咸方聞博物
著述垂範山川靈淑之氣有所甚洩必有所蓄蓄之
久且復洩而風尚少靡不能無待而興吾師阮雲臺
先生以名世之德爲人倫藻鑑先是視學兩浙以行
誼經術厲士士風曠然一變既奉
命鎮撫是邦綱舉目張百爲具理簿領就戮江海如
砥爰於湖壖立詁經精舍祀許洨長鄭司農兩先師
擇十一郡端謹之士尤好古力學者萃處其中相與
講明雅訓兼治詩古文辭公暇親爲點定幷請王蘭
泉孫淵如兩先生爲之主講閱二年得文集若干卷

夫自漢以來二千餘年治經之家說經之書莫可選計聞見日積聰明日新近世通人所考正往往出漢儒所未發何論孔陸宗彥嘗讀吾師研經室集以今法推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入食限知毛傳爲是鄭箋屬之厲王爲非又以明堂太廟辟雍同地爲上世未備宮室之制是以黃帝日合宮封禪泰山亦上世大典禮其時未有史策之文朝覲之節故七十二代之興咸合諸侯於泰山下以定天位因刻石其上以紀有天下之號秦漢所爲襲其名而未察其實也斯並神遊皇古理裒前聖鄭賈復生無以易斯詛已諸

君幸承指授師法宏遠故能識精而思銳不惑於常解茲集所載於古今學術洞悉本原折衷無偏實事求是足以發明堅義輔翼經史其餘詩古文或咀六代之腴或挹三唐之秀風標峻上神韻超然蓋吾師因其質之所近以裁之而諸君亦各能以長自見覽斯集者猶探珠於滄瀛採玉於崑閬也諸君其益進而不已蘄至古之立言者以稱吾師教育盛心庶幾國初前輩之風復見今日山川靈淑所洩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本草經疏輯要序

余自少至長多底滯之疾恒治藥餌遂稍留意于醫近年以來亦畧有所解會竊謂醫道至精非明于陰陽四時五行消息衰旺之故不足以察民病之原本不洞表裏藏府羸不足之數不能識證之緩急知施治所先後能察病且審證矣而制方不中度藥味失眞當得人參反得支蘆菔當得麥門冬反燕積麥則病以增劇蓋醫之不可無學明矣雖然運氣微妙因不能執成法以求之藏府見於色脉若微若顯若可知若不可知必醫者之神明至虛至靜乃能心手默喻體隔心通洞垣一方了然不惑意之所解口莫能

宣此則古之名醫莫不有神悟焉殆非學力可至若夫金石草木百品千類燥濕寒溫異用古人辨之至精講説甚備多識而不疑施用而不忒則存乎學而已矣禮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黃帝鍼灸一也神農本草二也素女脉訣三也脉訣既不傳鍼灸傳而不盡傳惟本草存又多爲後人所亂山川之產要亦不盡同于古殷仲春醫藏於晉醍函列本草數十種今盛行于世者獨李氏綱目而醫者頗病其繁明天啟間吳人繆仲醇嘗著本草經疏三十卷近世名醫葉桂多取其説蓋辨證以審藥之宜忌簡而易守醫門

之津筏也海虞吳君懷祖以醫有聲武林乃錄繆氏書尤要者訂爲八卷名曰輯要而以紫垣朱氏痘疹秘要一卷及經驗諸方一卷附焉介華秋槎明府問序于余繆氏書余未嘗治焉其淺深無由知吳君不高談靈素抑揚丹溪河間之說而獨孜孜以本草爲急蓋與余素所持論有相合者因次余說于篇以爲之序

易經外傳序

余寓居於杭縣歙士之遊杭者魁儒俊哲往往識之程丈易田汪君應鏞皆嘗奉手今歲復交孫君養正

見所著周易外傳若干卷君請爲之序因書其端曰易道之至精者在于人生起居食息不可離之地惟心之至精能與之合非言所及也聖人不獲已而著之以象紀之以數以示人則與其至精者已少間焉極象之變返諸所自形極數之賾返諸所自生然後至精者可得而見矣盈天地亘古今皆象數所爲口耳之智百年之力夫焉極之不極則不能返不返則紛亂而失其統舛還而不可通乾天坤地離南坎北位之象也太一九宮遁甲八門形家八宅託焉六龍喻健八索成人遠近之象也神輸射匿望氣占相託

焉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乾坤之策三百六十蓍揲之數也推步鐘律軌革消息出焉參天兩地一陽二陰奇偶之數也乘方割圓六觚九竿出焉龜卜也醫藥也無當於易也而雨霽蒙驛克配以象運氣主客推以數則亦易所治也為此學者有見于象數之端倪而未有能極之者也然亦自有淺深焉淺者望文傅會勦衍不可知之說或作矣而不傳或傳矣而不久深者畢世勤苦委曲鉤貫務成其義其作之也既難其傳之也愈貴然或繳繞其例使人憑滋而不達棘澀其詞使人涒灘而不可讀相與尊而畏之而卒無

所用要其求之于氣數則是也不返之于至精則非也凡孫君所論次自乾鑿度以至洞璣儒者所傳自三式以至星卜術士所業各明其立法之旨以爲皆易之支派故統名之曰外傳云爾

王少司寇八十壽序

宗彥獲見少司寇公也在髫齔時公爲大理正卿家大夫官內閣侍讀邸舍隔一巷宗彥數摳衣晉謁見公長身偉貌神采奕奕如攤書滿几上從遊者環侍口講手畫各曆所請以退童騃不知官職妄意公蓋經學大師如古申公轅固生者其後二十餘年公歸休

青浦從兩浙大吏請主講敷文書院宗彥復得隨左右每見必剖示經史疑義縱論古今人才高下及當世文人所造就娓娓數千百言晷盡乃已視始見時神明無以異也歲紀癸亥公壽躋八秩日既南至覽揆初度海內士咸作爲歌詩致期頤之禱公不以宗彥不文命之使序惟公文章經濟表著中外早直禁近預聞密勿出參滇蜀軍事師中祕計多所贊畫凱旋勳伐　上聞特膺羽儀之寵屏翰滇南江右亮采熙績惠流一方入貳秋官矜愼庶獄主壬子順天鄉試崇實抑華得人最盛

朝廷以公老成宿望將畀大用而公深惟止足之義甫逾七十即解簪纓祖帳都門觀者無不豔慕

今上親政之初公自家入

覲備承

顧問優禮有加世之論者皆以公方歐陽永叔司馬君實而公自署小印曰出處依稀似樂天蓋進退超然不以寵榮介意如一轍矣竊觀自古膺斯文之寄者必有過人之性量百倍庸衆之精力用能奇麗純固以臻于上壽公少治章句于馬鄭孔賈之說疏通證明實事求是詩古文辭醇謹深厚胎息唐宋大家

惠松崖齊次風沈歸愚杭堇浦諸宿老歎服爲忘年友齒益尊學益邃所著述庵文鈔詩鈔藝林奉爲軌範編金石文稡若干卷網羅宏富每寫一篇必手自讐校日晡目少眵輒命子弟誦于側隻字有誤討論再三少壯者或倦欲罷而公夷然不以爲勞若有所甚適者士既以公爲泰山喬嶽爭向往之而公勤勤汲引摠覽靡遺如春風之被物時雨之潤澤人人自以爲得當弟子著錄以千計奉手有所授者不下數千人其間得公策勵名師法以成家者甚衆每杖履所至賓從塡戸內公隨問酬答了無倦容常取四方

所投行卷爲湖海文傳湖海詩傳琴畫樓詞鈔備一
時之風雅往如王新城徐東海李臨川號爲延攬未
有如公之恢廓者蓋公好學愛士出于天性視古人
且有過之而宗彥益于是卜公之耆艾昌大眉壽無
有害也方今
聖天子崇辟雍化爲天下先而公以大儒名德倡率
東南後進旣崇實學翊贊太平之盛禮家所稱老人
更知三德五行象三辰五星者憲乞之典惟公足以
當之宗彥受知久稍稍得窺公之涯涘追憶童時以
申公轅固之壽祝公壽其或以爲可而進一觴也夫

屠蘭渚先生壽序

蘭渚屠君有令子曰孝廉倬來許于余曰爲父母壽必于生日往籍未聞昔所稱上壽者多以歲時佳日爲之倬之父今年六十二母楊孺人年五十倬將以八月下旬暑退氣清時奉觴爲壽侑觴之文惟吾子之爲之也宗彥因念俗所謂壽言往往祓飾虛美陳氏族爵里之榮君大雅宏曠宜所厭聽至謂君敦孝弟厚朋友喜施舍而孺人之賢左右之近歲建宗祠修族譜其事尤著高門有徵積善餘慶此則可以頌也然君方力行不已有自知而自信者出于他人之

口又抑欝不樂承矣夫人子于親無不願其壽考康
强無恙發暢神明充實形體而父母于子尤願其學
之成名之遠卓然聞見于當世非欲其尊己顯己也
父母教子之心誠有所厚望焉爾書曰厥父母慶自
洗腆致用酒謂父母善子之行子乃洗潔致用酒養
也令孝廉工爲詩而多交世之賢士則請以區區之
懷所欲進孝廉者陳諸君與孺人之前可乎孝廉之
詩悠乎如雲之翔飈乎如俊鳥之將下才氣可謂美
矣宗彥以爲古之精此者其人必有見于道見其全
者寡矣必有見其一偏者焉因其性之所近成其識

之獨至故能自遠于流俗以孝廉之才氣而進求之道其能方駕古人矣乎自杭以至維揚自維揚以至都其賢士皆知有孝廉孝廉可謂能擇交矣宗彥以爲善交者當錄人之美佐已所不逮孝廉之友各有所長孝廉能一一取之以輔成志業此予賤所以爲君子也夫如是則學益成名益遠卓然足以聞見于當世無疑也而君與孺人之心不爲之大暢乎孝廉所以洗腆致養者莫過乎是卽君與孺人所樂聞者亦必在是則余之文雖甚朴且鄙倘亦聽之而進一觴也已

經書天文攷序

宗彥少時未知有歷算之學乾隆癸丑春闈被放天燕市買得梅氏叢書讀之不能盡曉有西士自富郎濟亞來入欽天監留粵者數月往問西法苦于言語不通出其所著書了不可辨粵中友人無知此事足以相質問者遂怱怱廢去去歲在杭偶與人論左右旋義輒有所作援緯書四游以疏本天高卑而知不同心非渾圜之理考周髀北極璿璣以推古人測驗之法七政皆統于天而知東漢以前用赤道不用黃道爲得諸行之本至若最高每歲有行分大距古遠

而今近竊疑測大距當在最高卑時而展轉思之尚多滯義蓋此學之難非淺識所能究也適于其時有以江寧陳君經書天文算學書相示者其言皆有據依而又明白易曉足輔疏家之略錢塘姜君遂登好學士見而愛之欲梓行以便觀者既請于督學阮雲臺先生題其卷端而復屬宗彥爲之敘宗彥所知當世鴻雅君子若詹事錢辛楣先生及雲臺先生皆神明于象數而吳門李君銳爲詹事弟子于方合太初以來至大統諸法爲一書以補梅氏書之佚宗彥同邑徐君養原耽精算術欲悉取大衍天元借根對數諸

法次于古九章以會數度之全顧兩君書皆不易成而陳君書獨先出宗彥濲知此學之難而幸其有以爲初學之導也故不辭于言若夫書之旨趣則陳君自序詳之不復及也

海國聞見錄跋

海外之國載于前史者雖朝貢間通中夏而方域多不可攷明永樂宣德間中官鄭和七使夷洋齎璽書撫諭諸番隨而入貢者三十餘國眞臘暹羅啞魯三佛齊瓜哇丁幾宜之屬皆附近內海散處東南洋中使者往返不過二三十晝夜自七洲崑崙而往去中

國頗近而距大西洋尚不啻數萬里大西洋至中國遠者年餘近亦朞歲未有以數十晝夜爲期者蓋鄭和所至祗東南近洋諸國至小西洋而止而西洋大海則中國賈舶從不能往和亦未嘗至焉自正德後富耶濟亞（粵人呼謂佛蘭錫明史稱佛耶機）求通市不得頗擾邊陲而意大理亞人利瑪竇航海九萬里至京師始言海外地界廣遠尚有諸洲國土論者疑之謂其誇誕不可信至我

朝用其法以考時憲遠夷慕義願歸京師入監效力者各國咸有其人于是從古未通若有若無之境乃

可以口講手畫而登之記載西士據所親歷測日出入早晚以定道里之遠近製爲地毬分宮限度上應天體四洲之境瞭若列眉就中華測驗既已不爽則其餘亦斷非誣也此海國聞見錄雍正間提督陳君倫炯所撰其論亦多述西人舊說而東南近洋爲其先人遊跡所至區域加詳多可徵信惟全圖於亞墨利堅一洲竟未之及是其疏畧所紀西洋國名詢之西人亦多不合葢外夷之語率有音無字譯人易以致誤即外夷各國語言亦自不同或此國自有正名而彼國稱之則異中國又別加之名故其地則一而

其名轉輾不可合也自歐邏巴通中國以來特其兵力火器東南洋小邦多爲吞噬如無來由息力大山巳爲暎咭利荷蘭所分據而丁機宜爲荷蘭易名新息倫近歲貿易中國皆西洋人其自本國來者稱祖家船自各島來者稱港角船而更不聞有東南洋舊時國名蓋此書所紀諸國巳非其始矣有明中葉倭擾東南然所知名剿捕者汪直徐海諸人皆內地亡命而與倭無與迨海直戮而海患亦寧觀此書言倭入中國止漁者十八人歸國卽爲國王所誅倭人爲立十八奇士傳則知當日亂東南者實皆海盜特以

倭爲名耳故歸太僕亦言眞倭不過百數也明末年閩撫以佛郎機生覺海上嚴兵進剿戮其渠帥高文律等又生獲李光頭等九十六人無論外番志在貿易來者不過一二市舶未必敢與中國爲害卽高文律李光頭名姓亦非番人所有大抵內洋盜賊假借招引藉爲聲勢而邊疆大臣亦樂狥其說諱內盜而諉之外夷良可歎也至破呂宋而居之者明時傳爲佛郎機實則一是班牙今洋船中皆稱呂宋舊地爲小呂宋而稱一是班牙本國爲大呂宋蓋西洋之國數十明時止知有佛郎機故奪呂宋佔據境悉以屬

之又謂佛郎機近滿剌加荷蘭卽紅毛皆非其實我
國朝聲敎誕敷威靈旁薄西洋大國如暎咭唎荷蘭
不惜數萬里之遙祝釐納貢而雙鷹連綴諸國市舶
輻湊百餘年謹奉約束未嘗敢有纖毫之釁學者得
以遐稽遠考資長見聞知柔遠之有方識函夏之無
外如此此書亦不徒爲說鈴談助而已

武經總要跋

古兵法書傳者蓋寡此爲北宋人所輯昔人行軍之
制賴以存十一爲將者宜讀焉第二卷敎弓法云控
弦有二術無名指疊小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立此

中國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壓勾之此遼人之法也遼法力小利於馬上中法力多利於步用康成詩箋決拾既佽云佽指相次比也得此乃明卷七陳法云東西拐子馬隊爲大隊之左右翼也大宋西北面行營拐子馬並選精騎契丹行兵每弓騎暴集偏攻大陳一面捍禦不及即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馬陳以爲救援是則拐子馬陳本宋人所以禦遼者金人襲用其名猶云騎兵之精者耳故其敗也兀朮深惜之而修宋史者乃謂金人聯鎖馬足一馬仆二馬不能行眞三家村中語矣

書黃忠端公山居雜咏詩後

先生集十二卷宗彥未得見僅見駢枝別集後附詩一卷兵潰後頌繫江寧所作此山居雜咏十八首以詩意推之當在崇禎十五年罷歸時也先生大節炳偉而學問奇奧過于揚子雲張平子所著書九種學者莫能讀吟咏非所擅長乃亦一字不苟旨遠詞淺比物連類有騷人之遺意隻句片楮所宜寶惜況手蹟耶

書孫侍御深柳勘書圖後

深柳勘書圖者孫侍御頤谷先生所作也侍御論學

曰古書亡失于秦捘輯于漢隸易古楷易隸傳鈔至唐譌十二三鋟始五代盛于宋元市夫鬻苦小儒臆竄梓本至今譌又甚焉古于是無全書夫名以成辭辭以盡情名不正辭不順璞焉鼠也鼎焉雁也以隼翼鳩以麻間錦望文傳讀其不郢書而燕說歟剖兩戒之勢然後可以脉山川定七衡之度然後可以攻蹠次六經之義交通諸子之事互涉非胸四部弗能辨朱碧未分雌黃妄下傎矣得指于言先者可與聽言契理于象外者可與析理記載之文多微術數之學爲隱非心千古弗能照膚表僅見影響以談末矣

銀根妄改軒渠通人淮別喜新乖離大雅永平記上
乃益舊題闕里纂言遂成僞造不準之家俄開田生
之滕獨枕淄澠合矣非易牙孰知之哉子雲氏也子
政氏也古善學君子也心向往之願終身效之蓋侍
御論學如此其爲學亦如此圖以見志且示後之人
也夫古籍之不可復駁壞羼亂非一日讀而不校其
失半校而不精其失半簡錯者移之錯之中又錯焉
字脫者削之脫之中又脫焉單文孤行既無可是正
別本互異又莫知適從近爲校讐學者盧抱經學士
丁小山教授與先生皆好古矻矻篤老不倦將黏載

籍之蔽祛抱殘之惑入海筭沙用心甚盛夫古書之不亡賴其大義如三光五嶽不爲塵曀所翳沒耳以壞亂之後欲文字悉還其舊觀固難也而先生所著家語疏證孔叢子疏證匡謬辨妄咸有根的可以折衷前賢其宅撰述類是又不徒講字畫異同務朱墨點乙而已其眞善學之君子歟宗彥夙嘗奉教先生不自滓厲粗中而耳食顧以一二事之得爲先生所賞姓名附見于書今先生往矣敬瞻遺貌追維緒論其能已于言乎

書詞律後

作詞譜者一詞或列十數體思之殊爲未安詞之體即歌之調有齊天樂雙聲子諸體即歌有黃鐘宮林鐘商諸調按歌者不聞一調之中分又一調塡詞者豈得於一體之中分又一體哉且其所以分之者在字句長短用韻多少及平韻仄韻之異耳字句有長短亦猶曲中襯字或用或不用與本調無關至如上六下四之句或爲上四下六之類在歌時曼聲引逗自非音節頓挫之處原不必定以某字絕句換韵之句或叶或不叶亦同此理其調本平韻而或用仄韻本仄韻而或用平韻正如曲中之聲可以通叶或以

仄作平要與體製無所增減作譜者但當於題下及句下一一注明使塡詞者知其通變足矣若因此析爲別體則逐字平仄之殊亦當細剖一詞可分數百體矣鄙意以爲一詞惟有一體以其入歌惟有一調也詞之歌法雖不可考而曲卽詞之支流曲中字句間有參差及其合歌要歸一致則詞可推已若字句大相舛互則必名同而實不同其宮調亦當有異當別立一格不必比而合之也偶繙詞律附記所見以諗之知音者

書殉難備攷後

明季殉節之士所以獨盛于往牒者非徒風烈勝也亦實有當死之責焉耳明之亡不亡于君若民而亡于其臣又不盡亡于大臣而亦亡于小臣明之臣雖家居及爲諸生者莫不好議論隱持執政之長短其大臣無論賢奸皆莫能竟其用議甫出口而彈擊之之文已至矣兵事之棘也握兵柄者將主欵則羣以戰誤之將持重則羣以老師糜餉譏之譬駕馬然欲退則前引欲進則後挽而又左右掣曳之馬即良猶不能不敗績而況乎蹇駑也室已將傾矣賓主處其下者曾不一舉手撑拄徒喧然爭論匠氏得失主人

耳目爲之眩不暇審顧俄而室轟然傾則羣壓焉明之亡何以異此夫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其死固正而惜乎無補于國家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乎崇虛論而忘實事故清議興而漢鼎淪清談盛而晉祚促講學會文之風熾而明社屋

又

殘中原者張李二賊也二賊已誅其逃將潰卒偷息山谷間此其不足倚賴明矣金聲桓李成棟之徒小人反覆樂禍趨就夷滅而明之遺臣欲藉之以中興不亦左乎若乃結山寇引島賊抑又末矣

書唐書宣宗紀後

碧巖集引續咸通傳云唐憲宗有二子一曰穆宗一曰宣宗乃大中也年十三少而敏黠常跏趺坐穆宗在位時因早朝罷大中乃戲登龍牀作揖羣臣勢大臣見而謂之心風乃奏穆宗穆宗撫歎曰我弟乃吾宗英冑也此事舊書本紀亦載之武宗卽位常喚大中作癡奴一日武宗恨大中昔日戲登父位遂打殺致後苑中以不潔灌而復甦遂潛遁在香嚴閑和尚會下云云黃檗語錄亦載大中爲沙彌時問答數事與通鑑考異引續皇王寶運錄云武皇捻宣宗於永巷幽之數

日沉于宮厠及中朝故事云尋請爲僧游行江表間者相合避暑漫抄云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游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咏此詩得一聯而下韵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岩萬壑不辭勞遠看初知出處高宣宗續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于此矣續詩事續咸通傳以黃蘗爲志閑北夢瑣言亦云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游方外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竊意會昌沙汰僧尼未必不因宣宗遁迹其中之故舊唐書本紀論中史臣言帝久歷艱

雖備知人間疾苦蓋櫽括其事也武宗疾篤旬日不言宣宗迎立由于宦官定策蹤跡頗爲詭祕實錄既沒其文修史者遂不加尋究小說流傳自係當時實事溫公盡斥爲鄙妄無稽過矣

書宋鑑後

此書館目題曰宋史全文坊本前題新增講義續資治通鑑宋史全文版心題曰宋鑑莫知何人所撰惟朱檢討集中嘗一引之近讀東里續集云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起太祖至欽宗十八卷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燾著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起高

宗至寧宗十五卷戶部架閣國史院檢討兼編修官劉時舉著宋季三朝政要起理宗至少帝五卷無編著人氏名二王本末一卷則取諸陳仲微所錄總三十九卷吾家治爲四册總題曰宋鑑則此書蓋楊文貞所裒合而成坊刻併其卷爲三十六然雖裒輯之本究出于宋人敘事詳簡有法徵實可據續通鑑者有宋一代當取此本爲定不煩更撰也

書廟祧考後

明傅遜左傳注解辨誤云自鄭康成以超訓祧後世皆承其誤貞山陸粲別字深主魏了翁說以傳中所注祧

爲遠祖皆謬愚疑不決思之累年考諸書皆以祧爲遠祖廟無有爲魏說者然此衞成公於獻公爲曾祖非親盡也何得爲祧又昭元年鄭子羽曰其敢愛豐氏之祧而豐氏僅大夫兩世何遠祖之有則祧爲超之義也蓋可疑又攷周禮大宗伯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則祧不在廟數明矣下云廟則有司修除之蓋致其詳敬之意祧則令守祧黝堊之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地與牆非廟之兆域而何又云以超訓祧字義迂遠無當从兆从示爲祧本義切而當矣按魏陸傅三家之意以祧爲兆域是也謂卽

廟之兆域則於遠廟爲祧不合余考中罕及後人之說故錄而存之俟覽者詳焉

天聖明道本國語跋

宋公序取官私國語十五六本以校其宗人緘之本可謂詳矣自宋以後咸宗其本近有影鈔天聖明道本世以爲勝于公序本蓋不然也周語昔我先世后稷天聖本有王字按韋解曰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下云我先王不窋韋解曰不窋棄之子周之褅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尋韋于上釋世字于下釋王字則下稱先王而上惟云先

世可知也戴東原謂不窋以上闕代系此本與韋異義以史記爲證可也以天聖本爲證則天聖固不足證韋氏誤矣瞽獻典天聖本作曲左傳襄十四年正義亦引作曲補音云本或作曲非蓋西周以前未有以聲歌爲曲者歌曲自是周末語耳公序所校當矣王耕一墢下韋解天聖本無之考之詩載芟正義與文選籍田賦注皆與公序本合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天聖本作下拜又增韋解廿餘字按傳明云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若過門而下拜雖非禮不可謂之驕矣魯語室如懸罄韋解曰但有榱

梁如懸磬也此釋懸字之義天聖本脫去但有棟梁四字則正文云如縣磬解亦云如縣磬可乎鄭語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聖本脫去此句及韋解考詩白華正義引此傳甚詳并及韋解又豈得謂天聖本在孔氏前乎凡如此類不可悉數學者惟新異之是尚而不求其是又豈獨此本爲然哉